

BEHAVIORAL DIMENSIONS OF RETIREMENT ECONOMICS

退休经济学

——应用与实证

Henry J. Aaron 编著

汪泽英 耿树艳 等(译)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或情爱以及对方能否给予情感支持都会影响婚姻幸福。婚姻幸福与否，不仅取决于双方的经济条件，还取决于双方的情感支持。情感支持是指一方在另一方遇到困难时给予的支持和鼓励。情感支持对婚姻幸福的影响是深远的。情感支持可以促进双方的沟通和理解，增强双方的感情。情感支持还可以帮助一方在遇到困难时保持积极的心态，从而更好地应对困难。因此，情感支持是婚姻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出版社，1997年。英文原著：Henry J. Aaron 等著。——引用自：王 丽，赵晶晶（译）。

结果，但它不是一回事。2008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了《退休经济学》一书，该书由王丽、赵晶晶等编著。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退休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是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士和学者的必备参考书。

BEHAVIORAL DIMENSIONS OF RETIREMENT ECONOMICS

退休经济学

Edited by T. B. ... Behavioral Dimensions of Retirement Economics, ©1999,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应用与实证

不同国家的退休制度，其特点各不相同。例如，美国的退休制度以个人储蓄为主，而中国的退休制度则以社会统筹为主。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

改变丈夫的退休选择。例如，如果丈夫的退休选择会影响家庭的收入，那么妻子可能会选择推迟自己的退休时间，以弥补家庭收入的减少。

Henry J. Aaron 编著

汪泽英 耿树艳 赵巍巍 胡绍英 王 丽 赵晶晶 (译)

汪泽英 耿树艳 (校译)

那么任何向妻子偏好状态的转移都将增加消费。例如，如果妻子更喜欢消费，那么她可能会选择推迟退休，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支持消费。

berg 的假设意味着单个人在退休时不会出现消费中断。例如，如果一个人退休后消费中断，那么他可能会选择推迟退休，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支持消费。

最后，Lundberg 的观点在正态模型中难以证明。丈夫的养老力量是未来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丈夫退休后收入中断，那么家庭收入将会受到影响。

未来收入中断会导致家庭收入下降，从而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因此，未来收入中断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本书不仅是一本理论著作，更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它为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士和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郑建明 人 出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本书由王丽、赵晶晶等编著，系统地介绍了退休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本书是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士和学者的必备参考书。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元 32.00 定价

Agreement? Summary Report. New York: Merrill Lynch, Pierce, Fenner & Smith.

Berenson, B. Douglas, and Robert J. Reade. 1995. "Repeated Games with A

atically Finite Horizo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67 (October): 129-152.

Berenson, B. Douglas, and Robert J. Reade. 1995. "Collective Dynamic Consistency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Berenson, Shmuel M Weimberg (19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退休经济学——应用与实证/Henry J. Aaron 编著；汪泽英，耿树艳等译。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ISBN 978-7-5045-7026-0

I. 退… II. ①汪… ②耿… III. 退休-经济学-研究 IV. F24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9271 号

Licensed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 C., USA
Behavioral Dimensions of Retirement Economics; ©1999,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7-2519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惠新东街1号 邮政编码：100029)

出 版 人：张梦欣

*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212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4929211

发行部电话：010-64927085

出版社网址：<http://www.class.com.cn>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4954652

译者序

退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以此为转折点，人们在劳动时间、收入来源与水平、休闲时间与方式、生活与交际网络、精神状态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退休年龄、养老金水平在内的退休政策是社会保障乃至社会经济宏观层面必须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它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劳动力供需、产品竞争力、人口的经济负担与代际利益，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长远的影响。

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大于劳动力需求，所以冲淡了人们对退休政策与退休行为的关注。当前，以定性分析与宏观探讨为主，主要从经济学与社会学角度研究退休政策。从现有的宏观现象与调查数据观察到，人们的退休观念与行为正在发生改变，不同的人对养老保险待遇政策调整的反映倾向不一，职工在退休年龄选择上有早退、按时退、晚退三种。但对于与退休相关的诸多现象之后的原因缺乏清楚的理论指导与实证分析，这些现象到底是纯经济行为，还是纯社会行为？还是两者的交互作用？如果是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它们是如何交互的？这些都是政策制定与决定中需重点把握的关键问题，但国内对此缺乏研究。Henry J. Aaron 编著的《退休经济学——应用与实证》以美国为背景，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有针对性地探索了以上问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真正引起震动的是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心理学家卡尼曼^①和特沃斯基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它融合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律理论于一体，保留了标准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逻辑严密、统计精确的特色，认为人们无法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和概率的知识，全面地分析问题和进行权衡；相反，人们在判断时往往依赖于一些（可得性与代表性等）启发式思考，决策变得轻松了，但准确性却降低了。它比古典经济学更好地解释了社会经济现象，并成功地应用于金融市场分析、消费分析等领域。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受到中国经济界的关注，并成为 2007 年第七届中国经济学会年会讨论专题之一。

Henry J. Aaron 编著的《退休经济学——应用与实证》具有三方面的成就：（1）拓展了行为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将行为经济学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系

① 获得 2002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统地应用到公共政策,填补了退休政策与行为方面的空白。(2)提出了新的退休行为理论,改进人们对退休现象的认识。如面对退休政策的瞬间(或短时)巨大调整(如退休年龄由65岁增加到67岁),人们行为的反映不是瞬间的,而是一个过程,行为调整是缓慢的、逐步的。在一个群体内,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关系网的影响,同一群体中退休人员比例增加时,未退休者选择退休的概率增加。由于为退休准备的短期延迟行所造成的损失不大,以至于开始储蓄的时间一再被延迟甚至被无限期地延迟下去。面对不同的政策,人们的选择取决于政策“定格”,既依赖于选择比较描述的基准点,也依赖于描述的形式是否简洁易懂。人们对退休的考虑,不完全是从经济角度,更多的是从个人的效果与福利角度来考虑。劳动力供给中的家庭联合,是达到家庭效用最大化,这一点在退休决策中也相似,它是夫妻双方博弈的结果,倾向于尽可能地同一时间退休等。(3)实证成果丰富。给予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量的实证分析,既深化和验证了理论,又形成了一套实证数据获取与处理方法、计算与模拟过程。

《退休经济学——应用与实证》汇集了国际上关于退休政策与行为的最新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与实证结论。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发展阶段,以及养老保险政策体系与美国不尽相同,但《退休经济学——应用与实证》对分析研究中国退休问题、推动我国退休政策研究与制定具有指导意见与借鉴价值。

本书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生共同翻译完成,其中:耿树艳译前言,王丽译第1~3章,汪泽英译第4章,胡绍英译第5章,赵巍巍译第6章和第8章,赵晶晶译第7章。耿树艳承担前3章的初校工作,其他章节初校与全书统稿工作由汪泽英完成。本书涉及多学科交互,技术细节多且复杂,退休行为分析中的一些术语与表达在中英文里都十分生疏,译文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汪泽英

2008年3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退休的经济学观察	(5)
第二章 退休、退休研究和退休政策	(32)
第三章 信息、预期和退休储蓄	(61)
评论	(90)
第四章 退休准备中的延迟行为	(98)
评论	(121)
第五章 短暂的社会网络中的协调行为——可计算的代理人退休 时间模型	(125)
评论	(141)
第六章 社会保障决定中的政策定格与收入流动性偏好	(144)
评论	(161)
第七章 从心理学角度看“退休”的经济意义	(164)
评论	(189)
第八章 家庭协议和退休行为	(193)
评论	(207)

引言

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使公共政策是否应该用于影响退休行为的问题成为焦点。1996年,多数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成员赞成提高享受全额社会保障待遇的年龄,后来这个提议也得到了许多议会成员的赞同。1998年年末,对于未来医疗保险制度,美国两党连立委员会(National Bipartisan Commission)主席 John Breaux 参议员提议,将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起始年龄从 65 岁提高到 67 岁。这两个提议确实能够降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预算支出,也可能促使人们推迟退休从而增加终生的货币收入。如果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应该相应延长工作年限这一尚待商榷的假设观点可以接受的话,这两个提议甚至可以说是“公平”的。但是这些制度变化会提高受影响的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吗?又如何得知呢?

本书各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创新的分析方法取自于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集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律学者分工协作的共同努力于一体,融合了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于一身,同时保留了标准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逻辑严密、统计精确的特色。行为经济学方法在金融市场分析中提供了很有见地的分析,同时解释了包括损失计算方法等许多法律方面的问题^①,但是尚未在公共政策的主要问题上进行系统地应用。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空白。

本书以 Gray Burtless 对经济学家用于分析终生劳动供给的标准模型框架的简单解释作为开篇。这个框架假设人的一生中工作和退休的计划是一个一致性的计划,计划随着获得的新信息而调整。在这个框架中,人可以确切知道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公共政策会怎样影响一生的收入分配。Burtless 列出的证据表明,调整有关享受社会保障待遇起始年龄的规定,只会逐渐地改变人们的行为。尽管在 1961 年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起始年龄已从 65 岁降低到 62 岁,但人们实际申请待遇的年龄是在此后逐渐降低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可以非常透彻地理解政策规定,并可以不受周围人的影响。显然,这一结果与

^① Thaler (1994); and Sunstein, Kahneman, and Schrade (1997).

此大相径庭。按照上述假设，一旦政策规定发生改变，人们就会立刻调整其行为。实际上，行为的调整是缓慢的、逐步的，也就意味着影响行为的不是人们对突然改变并自此稳定下来的政策规定的瞬间反应，而是一个过程。

Henry Aaron 解释了为什么从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理论的研究结果来看，传统的经济模型在分析退休决定和其对行为的影响，以及福利政策对退休决定的影响时总是步入歧途。特别是，与标准经济学的假设相反，他认为，人们往往对自己的意愿非常模糊，他们缺少必要的信息来全面地分析与工作和储蓄相关的各种决定，甚至缺少对已有数据的分析能力。他们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关系网的影响，甚至倾向于事后将他们偶然选择的行为过程视为最优的。

Annamaria Lusardi 组织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工作小组展开跟踪调查，通过从健康与退休研究项目（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中获得的数据对生命周期决策模型的不同预测结果进行验证。生命周期模型假定人计划每年消费产品的数量是根据其对一生收入最乐观的估计而确定的。该模型表明，当前收入通常低于未来收入的年轻人将储蓄甚微，甚至有可能背上债务；中年人前期的储蓄比率相对较高，从而为后期收入下降直至退休作准备。健康与退休研究项目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的储蓄比生命周期模型建议的少得多是比较理想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没有积蓄，而且从未考虑过退休。这些结果是对一向作为退休决策分析基础的生命周期模型的主要挑战。在 Lusardi 研究结果的这一章后，有 William Gale 对它的评论。

Ted O'Donoghue 和 Matthew Rabin 对延迟现象进行了调查。延迟现象在标准的经济分析中未考虑到，但它似乎是解释大多数人为何没有为退休作充分储蓄的一个重要候选原因。他们指出，因为每个阶段为退休准备的积蓄数量很小，所以许多人认为晚一些开始为退休进行储蓄的成本不高，只要将来额外稍稍多储蓄一些就可以弥补了。总之，人们在延迟。Ted O'Donoghue 和 Matthew Rabin 正规地解释了人们的这一想法会导致这样的顺势延迟日复一日，以至于开始储蓄的时间一再被延迟甚至被无限期地延迟下去。主要原因是人们没有认识到今天的延迟动机明天同样会有，等待储蓄开始的那一天将是明日复明日。这两位作者对 Lusardi 关于退休储蓄问题的经验性的结果提供了正规的解释。他们的分析中最显著的成果是，现在一个妨碍行动的小障碍将会造成大大超过其规模的长期后果。该文后有 Peter Diamond 的评论。

Robert Axtell 和 Joshua Epstein 研究了 Gary Burtless 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起始年龄变化后，人们申请待遇的年龄改变得如此缓慢？尽管很多解释都是可能的，但 Axtell 和 Epstein 探索的是，大多数人并不是对政策规定变化本身，而是对身边的人或其他人的行为作出明确的反应，它是随机事件。为了拓展这个想法，他们引进了包含“软件代理人”（software

agents) 的计算机模拟模型。所谓“软件代理人”，就是将真人的行为通过计算机程序以一系列行为规则的形式模拟表现出来。他们发现，尽管只有很小一部分行为人对改变的规定作出了直接反应，但整个群体最终表现好像每个人对这些规定都有反应一样。尽管如此，这种向新的行为标准的转变却是滞后的。滞后的原因在于没有对规定作出反应的行为人可能随机地退休，而那些属于社会网络一部分的行为人则会选择在其社会关系网中大部分人退休后才退休。事实是整个群体的行为将会效仿那些对新规定作出理性反应的人的行为。以标准分析假设为基础的模式从这个事实推断出，尽管实际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对政策的改变作出理性的反应，但整个群体也会对政策的改变作出理性的反应。AxteU 和 Epstein 指出，很多人看似理性的行为并非来自于真正的理性，而是来自于传播为数不多的人的理性行为的社会网络。如果大部分人的行为都是模仿他人的，那么当规定发生改变时人们的行为也随之改变，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福利得到了提高。Robert Hall 对本章作出了评论。

David Fetherstonhaugh 和 Lee Ross 测试了人们对公共政策的反应是否取决于公共政策，是如何“定格”或提出的，以及退休政策的影响是否取决于“财富幻觉”，并展示了实验结果。“定格”指的是政策比较的参考点。例如，实际退休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取决于 65 岁退休是：(1) “晚”退休，因为正常的退休年龄是 62 岁；(2) “正常”退休，因为正常的退休年龄是 65 岁；(3) “提前”退休，因为正常退休的年龄是 68 岁。“财富幻觉”指的是人们倾向于拿一次性支付的养老金，而不愿拿现值相等甚至较高的分期支付的养老金。

对社会保障受益人 65 岁前提前退休或 65 岁后因仍有可观收入而推迟待遇申请的两种情况，都需考虑进行精算调整。对于这两种情况的调整都是通过改变退休者月养老金数额而实现的：提前退休者，降低月养老金；推迟退休者，增加月养老金。Fetherstonhaugh 和 Ross 发现一些证据表明，决策的“定格”不同，人们的行为选择也会不同，也就是说，即使养老金水平不变，在正常退休年龄高于或低于 65 岁的情况下，人们对于退休的行为选择也会不同。而且他们还发现了更有力的证据，该证据表明，如果对推迟退休者提供一次性支付款而不是月养老金的增额，即使一次性支付的金额并不比增加的养老金现值高，人们也还是更愿意推迟退休。在 Fetherstonhaugh 和 Ross 研究结果的这一章后，有 Daniel Kahneman 的评论。

George Loewenstein, Drazen Prelec 和 Roberto Weber 将经济分析的重要假设与心理学每次调查的结果相对比。经济学分析假设，更高的收入能改善人们的福利，人们对于当前决定对未来福利的影响的判断是准确合理而且无偏差的。有调查结果显示，退休后的消费水平急剧下降，与此相联系，假设的情况则表明退休后的福利会下降。假设也暗示那些还没有退休的人，应该正确地预

计退休后消费水平的下降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或者至少应当预见到退休后他们的福利将会降低。

不幸的是,对于标准模型,心理学调查的结果与上述所有的暗示相矛盾。Loewenstein, Prelec, Weber 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一个人对福利的感觉并没有在退休时恶化,而且,尚未退休的人并不能准确地预知退休给他们的福利带来怎样的影响,已退休的人也不能准确地回忆起他们当时对退休将给福利带来的影响有怎样的想法。有观点认为,人们能够准确地预测或回忆退休这一人生的重要阶段对自身福利的影响,他们的调查结果对此提出了质疑。调查结果对于退休后收入变化和可以改变这种收入变化的公共政策的主观影响也提出了疑问。Matthew Rabin 对该章进行了评论。

对于已婚职工的退休决定很可能是夫妻双方某种形式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一事实,Shelly Lundberg 探究了它对于退休行为分析的实用性。夫妻中一人退休,双方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双方共同考虑是显而易见的。而大部分经验性的、理论性的退休经济分析则假定,个人作出退休决定依据的是自己的收入、财富、健康等状况,并考虑其他参数,诸如配偶的收入和健康,或者当地的就业形势。Lundberg 指出,应将已十分完善的标准经济分析方法——博弈论应用到退休决定分析中来。夫妻双方一人决定退休会影响到两个人的福利,此时,夫妻二人看起来更像是在博弈。博弈双方采取某种策略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者双方合作将双方共同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的大量文献为在不同的客观情况下个人的行为将如何表现提供了多种定理。例如,如果博弈者的年龄很大,死亡将会威胁到使博弈终结,则博弈者的行为会改变。由于博弈论尚未被应用到退休决定分析中,Lundberg 的贡献之一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机会。B. Douglas Bernheim 在对 Lundberg 研究结果的评论中,对他的结论做了一定的修正。

参考文献

Sunstein, Cass R., Daniel Kahneman, and David Schrade. 1997. "Assessing Punitive Damages (with Notes on Cognition and Valuation in Law)." Law and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50.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Thaler, Richard. 1994 *Quasi-Rational Economics*. Russell Sage.

第一章

退休的经济学观察^①

退休对于个人、社会、经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经济学者如此关注退休对经济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当劳动者年长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他们的工作收入终止，必须由其他收入来源取而代之。如今，原雇主提供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是人们退休后的两个主要经济来源。但这种情况仅仅是刚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劳动者退休后通常不得不依靠亲属资助、本人存款、公共救助或者慈善援助来维持生计。

经济学者对退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针对预期退休的事先储蓄、退休的时机选择和供养大量退休人员对经济的影响。本章主要讨论退休的时机选择及其与一生消费的关系。

退休趋势

劳动者退休后，会离开其原有工作岗位，减少工作努力或者完全不工作。在刚刚进入 20 世纪时，退休非常少见，但已为人知；在超过 65 岁的男性中，2/3 的人仍在工作，1/3 的人退休。^② 到 20 世纪中期退休的情况更加普遍了：1950 年，超过 65 岁的男性中，在职人数已不到一半；到 1990 年，超过 65 岁的男性中只有 16% 的人在工作或积极地寻找工作。20 世纪，超过 65 岁的女性中，在职的比例也在降低，但降低的程度远比男性要小，因为老年女性从事有薪工作的比例一直都比较低。

老年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这一现象并不只限于美国，这是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共同特点。在一些欧洲国家，老年人的就业率远远低于美国。^③ 随着工作日的缩减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男性劳动者提早退休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显著特色。

① 感谢 J. J. Prescott 和 Stacy Sneringer 的帮助。

② 女性的退休模式难于测定，主要由于多数女性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居家工作（且没有工资收入）。

③ Quinn and Burkhauser (1994, pp. 56—61)。

图 1—1 所示清楚地显示了老年男性退休增长的情况。图中每一条线都描绘出在 20 世纪的不同年代里美国老年男性分年龄劳动力参与率的情况（如果一个人仍在工作或者积极寻找工作，他被认为是劳动力参与者）。最高的一条线表示 1910 年老年男性分年龄劳动力参与率，清晰地显示了当时人们在较高的年龄才退出劳动市场。1910 年，74 岁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才刚刚低于 50%。1940 年、1970 年、1995—1996 年这些年份的图形仍然显示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参与率逐步下降的特征，但显著的下降在更早的年龄开始，并以更快的速度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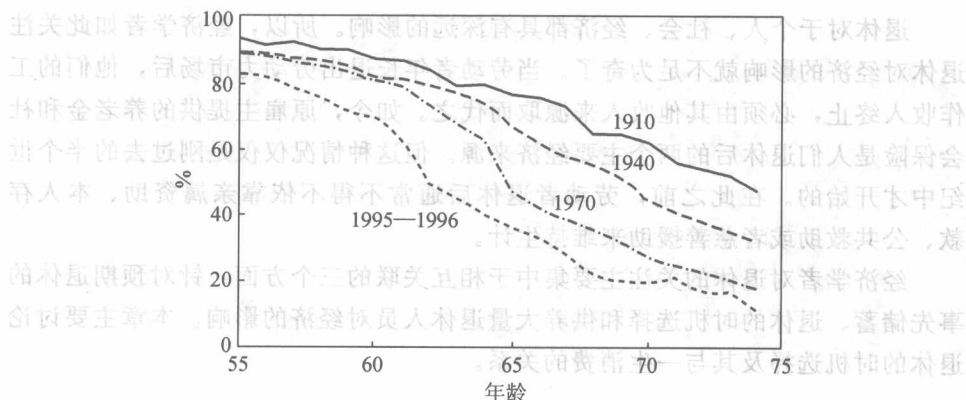


图 1—1 1910—1996 年间部分年份分年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

资料来源：1910 年、1940 年和 1970 年劳动力参与率数据来源于每 10 年一次的普查中关于就业问题的问卷反馈。1995—1996 年的参与率是 1995 年 3 月和 1996 年 3 月当期人口调查资料中劳动力参与率的算术平均值。

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过程既不平稳也不均匀。图 1—2 以 1910 年的劳动力参与率为基数，展示了不同年份各年龄段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情况。近年来，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最显著的情况出现在 66 岁以后。例如，1996 年 74 岁的劳动力参与率比 1910 年少 80%。更早年龄组的劳动力参与率减小的幅度较小。

图中的阴影部分显示出在不同时期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快慢。总的来看，20 世纪早期，劳动力参与率大幅度地下降出现在年纪最大的一组；近来，大幅度地下降已经在更早的年龄组出现。1910—1940 年间，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年龄超过 70 岁的男性。1940—1970 年间，下降最快的是 65~69 岁的男性。直到 1970 年后才出现低于 65 岁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如下所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是影响老年人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市场退出情况的模式与此观点恰好吻合。1940 年支付了第一笔社会保障养老金，1961 年养老金政策首次应用于 62~64 岁的老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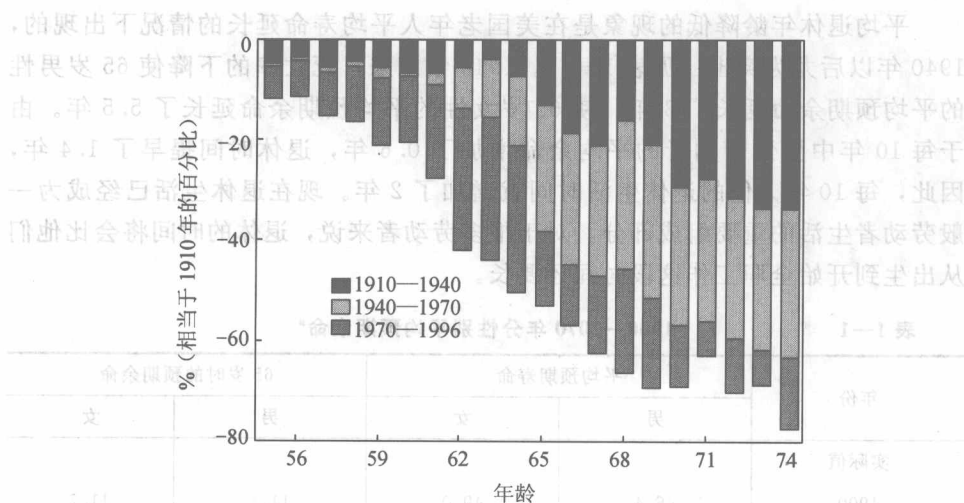


图 1—2 1910—1996 年间部分年份分年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情况

资料来源：1910 年、1940 年和 1970 年劳动力参与率数据来源于近 10 年间的普查中关于就业问题的问卷反馈。1995—1996 年的参与率是 1995 年 3 月和 1996 年 3 月当期人口调查资料中劳动力参与率的算术平均值。该图资料还来源于作者计算。

图 1—1 和图 1—2 的图形说明了尽管退休在 20 世纪一直存在，但直到今天才更为普遍，并出现在更早的年龄。如果将劳动力参与率小于 50% 的最小年龄定义为“平均”退休年龄，则图 1—3 显示了“平均”退休年龄的变化趋势。在这一定义下，男性劳动者平均退休年龄从 1910 年的 74 岁下降到了 1996 年的 62 岁，每 10 年下降约 1.4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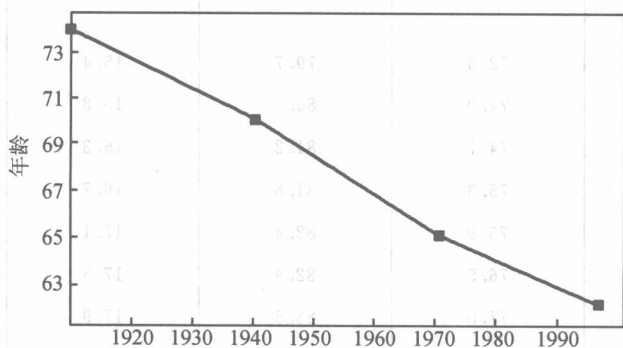


图 1—3 1910—1996 年间男性平均退休年龄^a

资料来源：1910 年、1940 年和 1970 年劳动力参与率数据来源于近 10 年间的普查中关于就业问题的问卷反馈。1995—1996 年的参与率是 1995 年 3 月和 1996 年 3 月当期人口调查资料中劳动力参与率的算术平均值。该图资料还来源于作者计算。

a. 平均退休年龄是指劳动力参与率降到 50% 以下的最早年龄。

平均退休年龄降低的现象是在美国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的情况下出现的，1940 年以后尤为突出（见表 1—1）。1940 年以来，死亡率的下降使 65 岁男性的平均预期余命延长了 3 年，使 65 岁女性的平均预期余命延长了 5.5 年。由于每 10 年中男性劳动者的平均余命增加了 0.6 年，退休时间提早了 1.4 年，因此，每 10 年人们的退休生活时间就增加了 2 年。现在退休生活已经成为一般劳动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退休的时间将会比他们从出生到开始全职工作这段时间还要长。

表 1—1 1900—2070 年分性别平均预期余命^a

年份	平均预期寿命		65 岁时的预期余命	
	男	女	男	女
实际值				
1900	46.4	49.0	11.4	11.7
1910	50.1	53.6	11.4	12.1
1920	54.5	56.3	11.8	12.3
1930	58.0	61.3	11.8	12.9
1940	61.4	65.7	11.9	13.4
1950	65.6	71.1	12.8	15.1
1960	66.7	73.2	12.9	15.9
1970	67.1	74.9	13.1	17.1
1980	69.9	77.5	14.0	18.4
1990 ^b	71.1	78.8	14.9	18.9
预测值 ^c				
2000	72.6	79.7	15.4	19.4
2010	74.0	80.5	15.8	19.7
2020	74.7	81.2	16.3	20.2
2030	75.3	81.8	16.7	20.6
2040	75.9	82.4	17.1	21.1
2050	76.5	82.9	17.5	21.5
2060	77.0	83.5	17.9	22.0
2070	77.5	84.0	18.3	22.4

资料来源：社会保障管理中心精算办公室。

- a. 某一年的平均预期余命是指当年存活下来的某一年龄人口剩余的平均生存年限。
- b. 估计值。
- c. 基于联邦老年遗属和残障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 1993 年年度报告中对死亡率假设而进行的预测。

美国早期大部分针对退休趋势的研究工作，是由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的分析家们通过分析已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退休职工和近期退休职工的调查信息而进行的。Joseph Quinn, Richard Burkhauser 和 Daniel Myers 对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前的此项研究进行了总结。^① 最早的调查中，绝大多数的男性调查对象是由于被雇主解雇或者身体的健康状况不能应对或坚持工作而退休的。事实上，20 世纪 40—70 年代早期，上述退休理由在调查结果中一直占绝大多数。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是出于主观意愿退休。Quinn 引用了早期的分析家的话，“大部分老年人都是工作能干多久就干多久，退休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退休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而不是因为不得不离开。”^②

最近，针对新的社会保障受益人的调查显示，为了享受更多的乐趣或由于其他纯粹自愿理由而退休的比例明显上升。Quinn 对 65 岁以上男性退休人员进行了“你为什么退休？”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如图 1—4 所示。他将结果分为“失业原因”“健康原因”“愿意退休”和“其他”四种。这一分类并不准确，因为调查问卷并不能与问题的定位方式以及退休者的可能答案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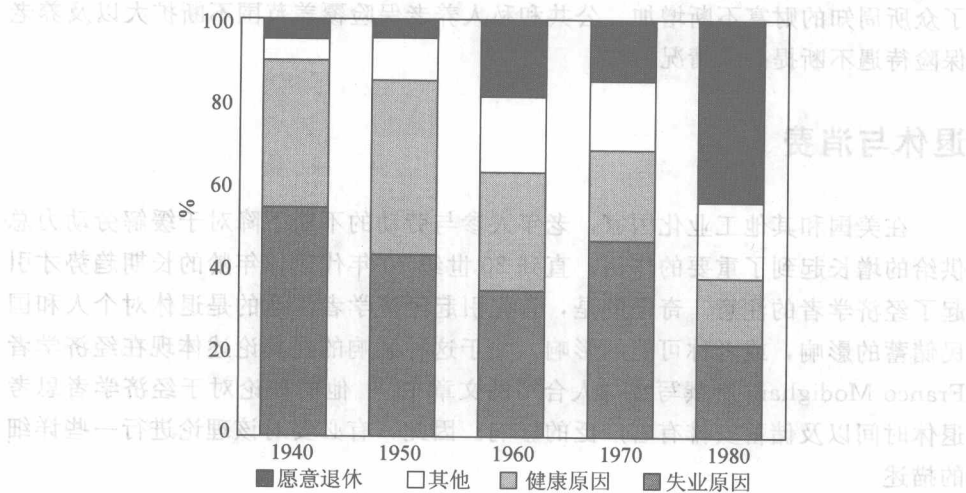


图 1—4 1940—1980 年间部分年限 65 岁以上男性退休的原因

资料来源：Quinn (1991, p. 123)。所列年份与调查年份大致吻合。

图 1—4 中清晰地显示了自愿退休的比例在逐渐提高。在 20 世纪 40 年代

① 见 Quinn, Burkhauser, Myers (1990, pp. 43—45); Quinn (1991, pp. 119—123)。

② Quinn (1991, p. 120)。

和 50 年代初期,只有不到 5% 的人是出于自愿或为享受更多的乐趣而退休。大约 90% 的人是由于糟糕的身体状况或被解雇而退休。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65 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中,自愿退休的人几乎占了一半,而由于健康不良原因退休的只占 20% 多一点,非自愿被解雇的占 15%。

许多读者可能会完全接受这些调查结果,但经济学者会持怀疑的态度。例如,从 1940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超过 1/3 的被调查者解释失业是造成他们退休的原因。尽管这个解释在外行人看起来是合理的,但即使是脑袋死板的初级政治经济学者也会发现每年有上百万的失业人员没有退休。绝大多数将失业作为自己退休解释的人可能一生多次失业,但之前没有一次失业使他们永远告别工作。当他们比较年轻时失业,他们会寻找另一份工作,并最终找到。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只有这次失业导致他们退休而之前却没有。甚至身体健康的解释也引起了经济学者的怀疑。社会保障受益人会以他们的健康状况不好作为决定退休的理由,但许多经济学者怀疑,如果没有社会保障,这些人的决定会不会不同。

不管怎样,经济学者也好,非经济学者也罢,他们都认为导致不断提前退休的重要原因是自愿因素。调查结果明确显示了这一点,而且调查结果也反映了众所周知的财富不断增加、公共和私人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以及养老保险待遇不断提高的情况。

退休与消费

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老年人参与劳动的不断下降对于缓解劳动力总供给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退休年龄的长期趋势才引起了经济学者的注意。奇怪的是,首先引起经济学者注意的是退休对个人和国民储蓄的影响,或者称可能的影响。关于这种影响的经典论述体现在经济学者 Franco Modigliani 所撰写或与人合写的文章中。^① 他的理论对于经济学者思考退休时间以及储蓄安排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一些详细的描述。

理论

Modigliani 的基本思想是,有远见的劳动者会理性地安排他们一生的花销。在设计终身消费计划时,他们都会考虑年长时可能的收入来源,并将精打

^① Modigliani and Brumberg (1954); and Ando and Modigliani (1963).

细算地积攒存款以备退休之用。好的消费计划的目标是，在终身花销不超出终身财产的前提下，将有生之年的福利最大化。终身财产包括劳动者最初的财产，预期劳动所得和诸如公共救助和遗产等不是因最初财产或劳动所得而获得的其他形式收入的折现值。理性的、有远见的劳动者会制订计划以避免出现在预期死亡之前就早早破产的情况。在没有亲属援助、公共救助或私人慈善捐赠的情况下，如出现计划失误将是令人沮丧的。

通过几个简单的假设，我们可以将这个关于消费计划和财产积累的理论含义概括出来。图 1—5 中上面一幅图展现了劳动者一生预期收入的曲线。当 20 岁刚刚参加工作时，他的年收入只有 10 000 美元，但随着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他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50 岁时他的收入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渐下降。他在 65 岁时退出工作岗位，收入随即终止。假设他完全了解自己未来收入的变化趋势、死亡年龄（85 岁）以及一生中的利率水平（5%），假设他可以通过这个利率水平自由贷款而且他用积蓄进行的投资也将获得同样的回报率，假设他的偏好终生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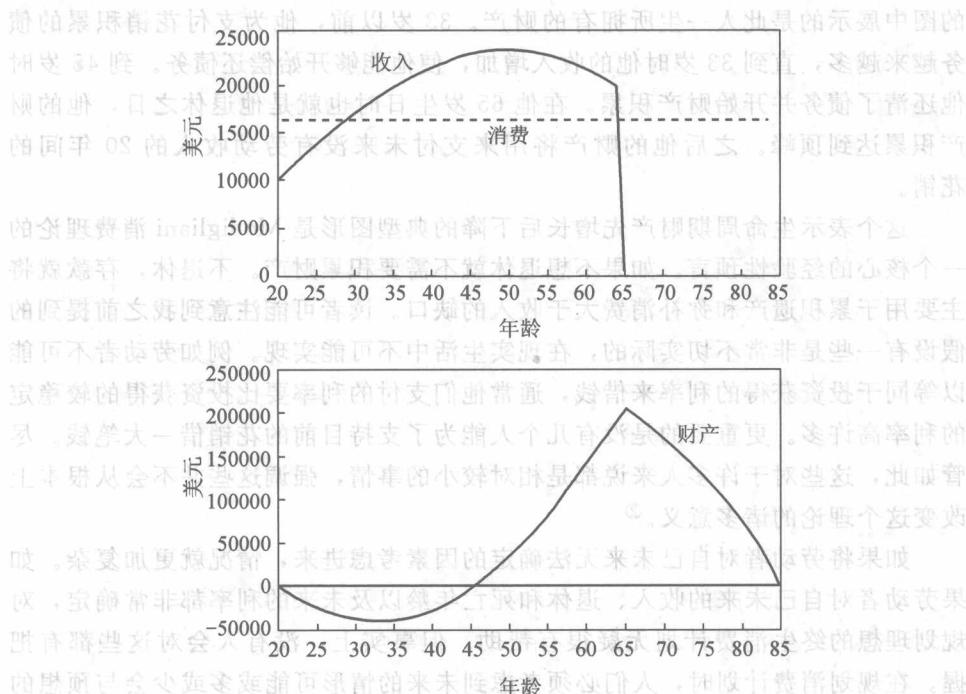


图 1—5 假设的生命周期消费和财富积累模式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劳动者可以成功地解决消费计划难题，进而能够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消费计划，并将坚持执行。最好的计划取决于劳动者主观上的